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繡鞋記  
第十四回 黃葉氏扳轅赴控

詩曰：藻鑒高懸有定評，案頭三尺法嚴明。  
玉堂金馬風流客，事到其間不放輕。

話說張鳳姐得知葉蔭芝為富不仁，自行抱怨當日有眼無珠，誤投羅網，只顧身圖快活，豈料樂極生悲，今日一錯難番，悔之不及。人生在世壽夭窮通，莫非前定？只可聽之而已。細想葉郎乃讀書之人，何以作此非法之事。黃成通雖乃自歸陰府，倘或伊母將情具控，葉郎罪有攸歸，妾身既為他婦，不知有無緣坐。方寸殊覺不安，但他既已說出真情，不妨問個明白。自嗟自怨，顧影空慚。忽然看見蔭芝，便將羅袖拭淚。主事心中有些煩悶，開口叫句：「芳卿，昨夜夢中情事，我已對你言明，為何還是這般驚恐呢？」鳳姐道：「君家雖然表白，妾心究竟不安，第恐成通之母被人唆擺，將來入紙到官，不知如何是好。」

蔭芝說道：「芳卿何用操心，我現身居戶部主事，赫赫威名，諒他不敢與我作對，縱使在縣控告，亦無奈其何。似此疥癩之疾，何必介懷。自此以往，芳卿毋庸掛慮，天來大事，自然有我擔戴，請開懷抱，或時倚樓玩月，或時酌酒評花，不可學悲秋楚客，一室隱憂矣。」說畢，吩咐：「擺酒，待我共芳卿壓驚。」頃刻，酒筵備列，鳳姐勉強叨陪。二人把盞拈杯，細斟慢酌。飲了一番，便歸帳底共效顛鸞倒鳳，曲盡歡娛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黎爺約定成通之母葉氏出城遞紙，業經數日，不見聲音，未卜何時方可行事？待吾前往問個明白。立即整衣出門，竟到黃家而去。步入中堂，葉氏安人連忙迎接，坐下，喚〔丫〕環茶敬，飲畢，葉氏口稱：「賢姪，有勞光顧，深感盛心，蒙你如此相周，未知何日報答。」黎爺回說：「不敢，伯母何出此言？小姪到來非為別事，請問伯母何時偕同賢嫂出城遞紙？」

「葉氏安人說道：「賢姪有所不知，老拙原擬早日攜媳上省。只因事有湊巧，小媳於前數日已經分娩，產下一男，且待彌月方可舉行，依我老拙愚見，不若就近赴縣，先行控告，未知賢姪意下何如？倘或縣主不為準理，然後再行上省，也亦無妨。」

黎爺聽說，不勝歡喜，連聲稱賀：「原來賢嫂已產姪兒，不獨黃門有幸，就係令郎九泉之下亦可心安。今欲赴縣具呈，誠恐事屬無濟。惟今之計，進退兩難，不若暫從伯母，先行赴縣入呈，試看如何辦理，再作區處。」轉聲又道：「可把令孫抱來，待小姪一觀。」葉氏聽說，連忙進入內廂把孫兒抱出，黎爺雙手接過，把目觀瞧，果是眉宇軒昂，丰神俊秀，此子將來定然跨灶。看罷，心花開放，得意洋洋，叫句：「伯母，今幸黃門有後，實乃蒼天不負善良。」葉氏安人接語：「倘邀福庇，他日長成定然酬報大德。」黎爺答說：「不敢。」即將孫兒交回葉氏抱轉，聲稱：「伯母，事不宜遲，準備明朝赴縣遞紙。小姪如今告別回家，將呈詞繕就，明日再來偕同伯母前往。」

葉氏相送出門，分手而去。黎爺歸到家中，將情達與母親，並云：「成通產得一子。」黎母甚為快意，便叫：「我兒受人所托，終人之事。快把呈詞繕就，明日初八呈期，便好呈進。」

黎爺答聲：「領命。」步往書房，將文房四寶排開，端身坐下，濃磨香墨，執筆信手揮成。到了次日，黎爺便往黃家協同葉氏安人一齊赴縣。正值縣主太老爺升堂放告，葉氏安人手執狀子跪倒階下，哀哀痛哭，連聲喊叫：「青天太老爺伸冤。」縣主吩咐：「將這婦人狀子呈上來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，連忙進上。縣主凝眸從頭至尾細細看了一遍，心中暗罵，好一個膽大劣紳，目無法紀，忖思身為主事，籍隸班曹，正宜盡忠報國，仰答王仁，何以在籍倚勢橫行，武斷鄉曲、姦淫婦女、挖掘山墳、搶割田禾、毀折房屋，種種劣跡，不勝指屈，現任黃成通被其威逼斃命，案關重大，未便稍事姑容，葉氏呈詞自當準理。吩咐：

「暫行回家，聽候本縣具文，詳請究辦。」葉氏叩頭起身，離了公衙。轉回家內，將情一一告知陳氏。是晚，姑媳二人私心竊喜，雲開見日，盆冤得伸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縣主准了葉氏狀詞，心中思想，葉蔭芝身為主事，不能與平人並論，未便遽行稟差喚訊，必頒詳候大憲具奏批回，方能審辦。正在商議具文通詳，黃葉氏隨即往省具控，奉撫憲朱大人批：葉蔭芝性如狼虎，淫比狐狸。挖張姓之山墳，墓加泉下，誘何門之孀婦，辱及閨門。逼黃成通魂歸陰府，奸兩尼子夢繞陽台。惡貫滿盈，情殊可恨，罪宜大辟，以警將來。

撫憲批行，仰司由府飭縣，提集人證，解省審辦。葉蔭芝倚恃職官，屢傳不到。黃葉氏情急代子伸冤，復懇黎爺作紙仍向撫院衙門呈催。

奉批：